重訂四書說叢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二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當路章

通章以功德二字作眼目。圖伯計功。致王以德。究之王者之功。亦非伯者之所能比。功必倍之。正照功業如彼其卑看。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三平看。　疑問補云、以齊王以字照以君伯以君顯二以字來。　疑問云、武丁節舊

說碎分時勢。愚謂聖賢肆口成文。意趣流走。總是言商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文王爲不易乘耳。由湯至久而後失之也。皆言世澤。尺地二句言世業。　史氏云、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言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反復明文王何可當一句。以歸重於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之意耳。　饒氏云、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澤之在下者。流風以播被言。善政以紀綱言。澤之在上者。風俗是一件。在上爲風。在下爲俗。　刪正云、德行之

逕本時勢易說。孔子未必有此意。引之者然也。若不本時勢論。則文王之百年未洽者。胡其不速與。

不動心章通義

知言養氣。孟子雖就告子所病而言之。實是他一生得力處。其所以知養處全在行無不得於心。而所以行。無不得者功夫全在集義　朱子云。浩然一章。孔子兩言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又語類云。先生問趙丞此章緊要處。趙舉集義所生為對。曰然。因言養浩然之氣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怍。　又云。養氣一章只

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
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要處存主處分明
則一身之氣自然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
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
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
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
動心之有　董云此章叫做養氣實無一字於氣上
討力通章只是持志二字而持之妙在必有事焉數
句所縮者在此直養者在此知言者知此養氣者養
此

加卿相三節

董云、丑不是說事功是問心學加齊數語。是承上章王業說來。乃掀起一板的口氣歸重到心來蓋事功不消說信得過到此處畧有些挂礙便是動心 二谷云、知有事功之心卽動也。必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乃爲不動耳。 高中玄云、心有眞主。則凡外至之物。隨手應過。若只是把捉得定便先有一物橫於胸中。則所不動者騷然大動而非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神矣 鄒云、不動心豈是枯木死灰。爲卿爲相。爲伯爲王。素位而行。無所滯礙。雖掀天揭地。何嘗用氣。

管云、當大任而不動心。男子至難事也。四十即養至此。豈不卓然大丈夫哉。故丑以勇過孟賁為問。而却掃之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明言養氣雖可以當大任。而於存心養性終落第二義也　若曰止言不動。告子亦可以先我。當自有所以不動處耳

許白雲云、心有主則不動。兼下五人。北宮以必勝為主。孟舍以無懼為主。曾子以理直為主。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告子以冥悍強制為主。皆可以不動。

北宮五節

管登之云、丑問不動心有道。而孟子既答之曰有。是

時何不將知言養氣滿盤托出而又紹得養勇不無似是而非者故先揭黝舍之似曾子子夏而後及孔子之提曾子自反而縮者以開大勇之源若曰止論養勇吾何取高於黝舍哉幸子襄得曾子之傳其源出於孔子吾得而私淑之其守最約也　孟子之不動心其得力在養氣而世多有以養勇濫浩然者故因丑之駭其過孟賁而先以黝舍剔之其幾則收在下文之集義義襲二訣上　蘇紫溪云人有勝人而不能必膚之不撓目之不逃有威伸於卑而屈於尊耻行於大而忍於小皆不可言必勝逐段翻進皆模

寫其必勝意李九我云不膚撓二句孟子畫出北宮黝的像言其膚挺然而不撓目凝然而不逃或云膚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則無是理又云其勇不可犯不至於被刺而撓且逃則又多一層不似孟子語氣　二谷云秦舞陽殺人人莫敢迕視至秦庭則變色猶知有秦王也所以不能無動　丘云視不勝之勝是不可勝　疑問云北宮黝似子夏非篤信聖人之說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夫子論儒論政皆病其悅在外而樂之黝務敵人敵在外者也似之　似是不同道而相比之詞若曰二子俠客之雄耳假令

準之吾儒。一似曾子。一似子夏耳。猶論釋曰某似顏曾。某似思孟。大槩如此。不堪細論。　管云勇而曰大。隱隱露出浩然之氣來。　淮海近語云、自反而縮便是直養無害之意。千萬人吾往。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之意。自反便是守約。曾子只要自反常直。不是以縮不縮為勇怯也。　管云當時孔曾之相授受。所以不言直而言縮者。亦為世稱直德。有以天稟之率爾當之者。有以致曲之能誠當之者。聖門所貴。則不在率爾之直。而在致曲之直也。下文集義即自反而縮之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即千萬人吾往之謂也。

在克己之君子。却不難於自反而縮之不畏千萬人。而難不自反縮之不惴褐寬博惴之云者以威勢恐喝之也。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强禦非得道者不能蘇子由云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正受之。以爲可受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故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矣。 董云、說舍是守氣。便是說告子守氣。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純是氣上把捉。如曾守病人相似。不許外面一人響動不知畧有響動則病人暈如矢。曾子之勇只照料自家縮否。故隨處是勇。而今人說徃處是勇。然縮處更是勇老

子勇於不敢之說是也縮字正與直字相應。管云。注曰孟施舍之守約在氣曾子之守約在理非也。孟子蓋分養勇爲三等勇卽氣養卽守也舍之守約於黝曾子之守約於舍皆從氣上論也何嘗有守理之說理者帥氣之物有何方所而守之本文明言舍守氣之約不如曾子而必以理氣岐之謬甚矣。約字只作虛字看與上孟施舍之守約一樣方是。疑問云孟子欲明巳之不動心由涵養來故先就告子之强制說起欲形容告子之强制故先以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說起北宮孟施之養勇告子不動心之流

亞也。曾子告子襄之大勇。孟子不動心之淵源也。自反為主而所守至約。則孟子之所以不動心。已盡發出而與於告子。特甚矣。　朱子云、曾子一段後面許多意思。已該得盡了。只因丑問無了期。故有許多說話。

敢問告子二節

袁七澤云、要心不動。作硬主張。只不動便了。縱然暫時按伏得定。其偷心怎肯絕。即這硬不動的便是偷心了也。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動。止更彌動。何異縛樹枝葉而求其不生者乎。如告子分明自

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這兩不得便是他受病根本當下動了也乃曰我只一箇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得動心的根本在這不得處所以氣不直壯言不分曉却須知他養他養氣非求之於氣知言非求之於言總是在心上做工夫氣心之氣也言心之言也一得於心則氣不期養而自養言不期知而自知矣故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蓋告子不顧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顧求不求只要得於心欲辨孟子告子之得失者無他辨諸心之得與不得耳告子便是縛枝葉的孟子則根下着刀者也義即是心求

得於心。便是集義。集義則知言養氣都在裡許了。所以說到知言處只數句無工夫。如何集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孟子一生學問直接聖傳處。不可草草看過。大抵人不是作意便是忘懷。舍是二途。別無措手處。才忘懷。便是無事了。便是忘了。才作意。便是正了。便是助長了。直是趨向無路湊泊無門。親之。如大火聚。透之。如生鐵壁。古人教人曰。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人只有此四路。把來一時塞了。却要他別尋一蹊。難哉。不知此正是吾人放身命處。誰能進一步

於百尺竿頭自然浩然之氣一時養就差別言語一時知得方悟此心寂靜活潑不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不動時固不動動時亦不動也動亦不動是為大定無不得之言無不得之心不須求亦不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處　傳習錄云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力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

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錢緒山云。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與孟子言性善。亦不甚遠。告子只先見定一箇定體。元來不動。有動處。只在物感上。彼長我長彼白我白。隨手應去。不失其宜便了。於我性體淡然無所關涉。自謂既不失內。又不失外。已是聖門全體之學。殊不知先着性體之見。將心與言語分作三路。遂成內外二截。微顯兩用。而於一切感應俱入無情。非徒無益。反鑿其原矣。孟子功夫。不論心之動與不動。

只念念精義使動必以義無歉於心自然俯仰無愧充塞無間是之謂浩然之氣告子見性在內一切無動於外取效若速是以見爲主終非不動之根孟子集義之久而後行無不得取效若遲乃從原不動處用功不求不動而自無所動矣此所以行萬世而無弊也

貢受軒云告子之學是後世禪定之宗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境使不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內境使不出不出不入心常定故能先孟子不動心但非見性之學所以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境

羅近溪云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

外另作一件物事也曰不得於言勿求於氣又把心在氣外另覓一箇去處也有箇去處便好尋覓有件物事便好把捉其與孟子渾融活潑之心渾是兩樣心

洪覺山云告子不得於言云云似不動心而實病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所失在毫釐間佛氏其變證也

初問云不得於心是理未明而行有不合理處告子到此處雖有心不安却硬撇下勉强排去不思所以補之唯恐動心此是告子從前已欠下一段工夫矣若孟子集義豈有不得於心者乎無不得於心自不消求於氣以補之但告子是强制其氣使定

耳。以氣定時卽爲不動心。便是錯認了。鄭申甫云、告子謂不得於心。如爲事變得失所撼撞。心下忙忡挂礙。不得安穩。此卽是心動處。就氣上把持。以求此心之安。此卽是求助於氣。告子恐把持不得。心因以衝動。故自心不安。亦自心放下。全不提起。此亦是箇安心捷法。蓋心主也。氣役也。心能降伏得氣。氣不能降伏得心。心中不得。當自心上求。空空在氣上求。自不濟事。故勿求於氣爲可耳。蓋所重在心也。所重在心。則此心最要打得明白靈妙。乃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心却昏黑了。只做箇無知覺模樣。路陌全差。所

以爲大不可。然要之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也。　尤西川云、告子勿求之意。只是怕一求于心便有些走向去處。便衝動不寧。殊不知心本活物。豈是死殺的。如何令他都無活動。頑頑在這腔裏。只是本原主宰之君。不被他動作牽去。就是不動。非泯然一無所向往之爲不動也。志者心之所之。此便是心而生活處。告子勿求。直是欲心死。把志念之動。一切都制殺了。孟子分明謂女不得於心。原不是氣上失。只是應用持志工夫。　心之不得。其受病不在氣。亦非求氣之所能定。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二谷

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自可第告子不知所以求之心耳。惟知集義。不加正助。亦是勿求於氣也。　朱子云、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則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故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淮海近語云、告子勿求於心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勿求於氣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告子之學。心與氣離。內與外判。不動心之所以非也。孟子所論持志。則養氣即在其中。無暴其氣。則持志即在其中。心與氣一。內與外一。不動心之所以妙也。曰氣之帥。曰體之充。曰

至曰次曰持曰無暴通是兩舉其詞以見合一之體段工夫非支離也志一動氣氣一動志見時時持志便時時無暴其氣時時無暴其氣便時時持志自然天君泰然百體順從不至有蹶趨之患若蹶與趨是氣暴而志不持矣志不持而氣暴矣合一之功失而交相害矣下文言浩然之氣而不言志只浩然二字便心氣内外一以貫之外却此心之本體何處見得浩然可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真不可得而支離者也　羅念菴云持志無暴一章分明是内外併了告子不知義而外之乃極信仁爲内做得主張

定處。至應用因物付物。更不煩安排。此與聖學只絲毫之閒耳。故告子最近禪。以強制其心。斷告子。似未盡告子。試思以先孟子不動心之人。而以強制勝。恐不足爲孟子道。亦覺與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而言不相應也。

聶雙江云、自氣之帥以下六句是說自家所以可告子之意。以告子知心爲大。但不當分志與氣爲二也。能持其志。便自無暴其氣。可見勿求於氣未嘗不可。但告子以義爲外。則不得集義以求得其心。此便是不能持志而徒然勿求其氣。無益耳。下節因丑不明至次二字之義。故又疏其交重。非謂持志

之外。更有無暴一段工夫也　初問云此志即是性靈。氣是性靈發見作用處。其作用處。以性靈為主。即所謂志也。若不出於性靈。便純是血氣。不免於暴。心不在腔子裏。則視聽言動。一切作用。皆從邪處奔走。橫放四出。非所謂暴乎。故志為氣之管攝樞機。出命令。有將帥之義。氣為志之役使。翕而張之。鼓而作之。有充體之義。二者原相離不得。　朱子云。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如喜怒。有一件事在這裏。便合當喜處。是當喜當怒。若當喜必須喜。若當怒也須怒。此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

氣便粗暴了便是暴氣志反爲其所動如蹶趨者他心本不動只是喫一跌氣一暴則其心便動了○須知得何以使之有過喜過怒此便是不能持志　董云充字從帥而言如良帥統師以一當百自然充足無有少欠若無帥則不充矣　疑問補云至到也次舍也言志一至於此而氣即隨之以舍也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哀樂總是氣皆隨志而俱到者也次即春秋師次於其之次蓋志氣之帥也未有帥至而師不至焉者也　楊升菴云思水而

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
出哀而汗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　董云、
理氣相離不得離理說氣便名血氣所以氣上着力
不得從其源頭合一處着力自然生自然大自然剛
自然塞故名浩然正如醫家治病心經難藥從肝經
治之爲治其母善養氣者養其氣母而已故一持志
便無工夫　初問云、持是敬守之也正是戒懼謹獨
工夫存養此心也志是心之所之此志常在天理上
則一切血氣自消自欲安得暴橫只一持志則氣自
無暴矣故持志是一了百當工夫　管云、志言持者

凝之使勿動氣氣言無暴者調之使勿動志斯道行得妙時便是一以貫之若曰相須交養便是二本之學○登之以動氣作不好邊說亦可商有說別見

董云持志足矣不必復言無暴言無暴者對勿求於氣而析言之耳勿求者暴乎勿求以求其助非暴而何若持志則得其母而子自生此不必求也去勿求遠矣志與氣相離不得如人心中愧怍臉便發赤勿求於氣只是頑不羞作耳何如集義原無羞作之事無由發赤乎故行無不得是將自然之生機順以充之勿求於氣是將自然之生機硬以折之此便是暴

其氣。辟如草將發生硬以石壓之非暴而何　管云、丑之問。非止註曰專持其氣可矣。又言無暴其氣者何也之謂。丑意蓋爲志氣既相次齊到。則持志即是養氣。不應有二層工夫也。其問意最細而注忽之。孟子又從蹶趨上點出氣壹動志之光景出來。則細而又細矣。或疑蹶趨是不中不和之動。曷不舉中和之動。曰氣果動於中和則動而無動矣。不可謂之氣壹動志　初問云、志壹二句。亦說得交勝意。因丑問而答之也。原不曾說無暴如何用功。下文直養無害。只在心上用功。非從氣上加功也　從來說志至氣次、

都重在無暴動一邊。看來孟子藥告子之失。重在持志。猶云勿求於氣處。是併心都不求得則非也。持志正是使心之無不得處。告子勿求氣。正是暴氣。氣消沮不充。就是暴。志壹動氣。氣壹動志。或欲兼好不好說。或欲專以不好邊說。看來都未妥。志可壹也。氣不可壹也。氣可動也。志不可動也。志本是心。不動的。不一則渙散無其帥。氣本是周流的。不動則枯槁無其充。志壹便是帥爲主。卒徒聽命。念念都向天理上生。便能動氣。許多發越充滿得來。氣雖動心却不隨之而動。氣壹便是帥不能爲主。權柄下移。只是任氣頑

發便至動志向往遂差且心體亦爲之許多不寧據下文塞天地配道義許多掀揭功用都是氣做來的氣惡可不動告子之勿求於氣正是欲氣無動耳故謂之暴氣把動氣動志二動字俱做不好看似未是且下文云蹶者趨者而反動其心孟子直把此來證氣一動志之不好處則志壹動氣不待言矣　二程語類云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也若是志勝氣特志旣壹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

之時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氣在則志猶存也　志壹二句語意不平若曰人能持志而志常一則氣受其役使周流而動矣使不持志而以其權倒授之氣則志反爲之動耳正見志之不可不持也試思人果能時時持正手容自恭足容自莊如何得蹶趨有蹶趨者亦只是不能持志耳若告子不能於心勿求於氣便是只守枯坐而手足持行全不料理自然有蹶趨之事非暴氣而何

惡乎長五節

知言養氣。是因告子所勿求者而反之。若曰告子之所短。即我之所長也。孟子得力處全在集義知言養氣。是工夫到後之可見者耳。假令告子更有一病。孟子又將更有一長矣。　管云孟子善養之訣。全在必有事焉數句。耿先生每提人。且無言勿忘勿助。當先求孟子之所謂事是何事。有味其言之也。或問豈即中庸之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耶。曰果爾則持志之功也。然而離卻戒懼謹獨工夫。別尋抱玄守一之訣。又入於玄門之養氣。而非孟子之養氣。當知孟子養氣之功。即是持志之功。特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

顧精神之意而已。程門教人靜坐。亦是持志之中帶養氣。○管說精矣。但云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顧。便入二本矣。孟子何不只言持志而又曰集義。義者心之宜。事之制也。一義字志氣一以貫之矣。其分言志氣者。正見氣不在心外。徒言勿求不是耳。非謂持志外。尚須照顧也。故知志氣本一。則集義卽是持志。持志卽是義氣。孟善養。程靜坐。總是持志工夫。若云如何持。如何無暴。打發不過。恐又是相須交養耳。　問浩然之氣與血氣。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其中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只是血氣。然人稟氣強弱

特異惟能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爲一　程子云浩然之氣難識當行無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　淮海近語云浩然之氣即流行宇宙中之太和元氣而人得之以生者此氣本至剛本至大本塞乎天地本配乎道義惟不能直義無害則不足以配道義無是氣而餒矣欲全此氣惟在集義義根於心氣之主宰在此氣之運用亦在此只集義二字持志無暴同體並妙心氣內外一齊俱徹人得天地之直理正氣謂之義是義也非離內而外也人養此正理正氣而無害謂之集義是集義也非離內以從事於

外也。集義則行即是心。心即是行。然後浩然之氣自生。可見氣之生者。義之集也。非氣自生也。故行有不慊於心。則氣自然餒。義之不可襲取如此。義之不可外明矣。然則告子之昧乎此者。非以其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蓋義生於心之自慊。則精義於心可也。彼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不知求義於心矣。氣本於義之所集。則合氣於義可也。彼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不知求氣於義矣。此正是襲取而爲心與氣分。內與外離。行之不求慊於心者也。非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

葉云、剛大節是孟子於難言中。模擬其體

段也。配義節是言氣之作用處。集義所生。恐丑不知直養無害故又揭出云云。讀書錄云、至大則大而六合。細而一塵。無非此氣之充周。至剛則貫崖石而草木生。透金鐵而銹澁出。人之氣即天地之正氣也。能直養而無害。則塞天地貫金石。至大至剛者。可見矣。

鄭申甫云、氣者人生之氣耳。何以能塞乎天地之間。此是實話。不是孟子誇張。要認得氣從何來。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人只認得寸管中出入爲氣。則落在軀殼中便小了。謂之血氣。鼓而用之。謂之客氣。非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直是乾坤靜專動直。靜翕

動闢的氣不以私意害之此氣復了原初本色則吾之氣卽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卽吾之氣但見舉目間升降飛揚溫凉寒暑熏蒸拍塞充滿無間不知其孰爲吾之氣孰爲天地之氣眞箇是塞乎天地之間末消說到彌綸參贊處此處固能彌綸參贊然彌綸參贊是功用是配義與道節意非氣之本體矣孟子狀出此氣模樣眞見得人身與天地一般萬物皆備於我氣象此等氣非實見得孰信得乃所以爲難言也

黃葵峰云蒙引云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交付他了浩然之氣只是載理以行者此氣不得理則

不能浩然矣。蒙引此言似是。但載理而行之云。則將氣字認作氣以成形之氣。又非矣。此氣乃正理自帶來的氣。即是那正理之精神力量處也。有是正理。自有是力量精神。無此正理。便無此精神力量。故此浩然之氣。即知仁勇之勇也。 初問云、直養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害。凡有所作爲。攙以私意。便已枉了。非所謂直養也。既非直養。便是害。下文集字之意。即在養字內。集正所以養之也。直養者以義養之也。 又云、塞乎天地之間。只是不虧他本分力量耳。非是至大至剛之外。又別有層加。 輔氏云、合而有助。

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朱子訓襯貼二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的物。得這氣。襯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滚出來朱子謂此說得道理好。配字原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滚發出來的。朱子合此二意說此二句。　牛春宇云、理氣原不相離。配者合也、兩者少一箇不得。　洪覺山云、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於天地絪縕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　朱子云、道義是公共無形影的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自家若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助得他。　又云、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

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是氣耳。譬如利刃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刃何為。

疑問云、道義在人心。本有一種奮迅激昂意。能直養此氣。於道義適相合。奮迅激昂。自然愈益百倍。此正其塞乎天地之間處。若無是氣。天下雖有道義。當為事。便委靡退縮矣。能充塞兩間否。

疑問補云、餒也則餒矣。二餒字正相照。道義無是氣。則餒。行有不慊於心。氣亦餒。正是其相配處。

一說。董云、道者義之所之也。氣本與此意同。然而來。並然而出。說配字是一非二。不必說有助。天下豈有道義而求助於氣

之理。卽是助長也。但非道義之氣。則爲血氣而餒耳。故曰無是餒也。若說無是氣而道義餒。則下文應論氣不論集義矣。此當融注看之。　朱子云、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宜。仰不愧。俯不怍。便是浩然之氣。今只將自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　錢緒山云、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從自反上做工夫。心安卽是義。義襲是事事求合於義。不求自反。未免有逐心之行。所以謂之襲。　朱子云、首二句根上來說。是字與非字對。襲字與集字對。取字與生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　又云、義襲

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然無生的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講錄云、非義襲句。只反說以見不可不集義耳。行有不慊二句。發明非義襲之意。董云、集如集合之集。義雖百出。根於一心。若鳩集然。無所不輻輳。○愚按鳩集猶未安。當如來集之集。滙義於心也。又云義集處卽氣生處也。母盛而子不生乎。襲如裼裘之襲。從外面加來。猶彼長彼白。若與我無干涉者。聊處以應世緣。而不得於心。其能慊乎。若然者只是看得義本在外。另有一箇心在我。以至內外壅閉而不通。所以始於不得於言。終於

不得於心。且至氣亦不徒暴而害之矣。朱子云、告子之病在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不慊卽是不合於義。故直外義而不求。又云、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如陸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外義。

必有事焉節

顧仲恭云、正忘助三項人。俱是求於氣而失之者。若告子則深恐求氣之動志而勿求之矣。世人強把告子扯入助長內。有何相干。車若水云、先儒被孟子揠苗處說多了。遂謂告子助長。然告子先不曾集義安

論助長觀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可見。 疑問補云、此節語氣一氣下。歸重到助長處。見氣果非可以襲而取也。義果非在外也。故養浩然之氣。必有事於集義。而常惺惺焉。是爲直養而無害。又云助字正照襲字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正照直養而無害看。 楊貞復云、必有事是集義之功。勿正勿忘勿助長。是義襲之害。一正一反。正教集義者。當破除此三者耳。有說三者爲有事火候者。似多一層。 顧仲恭云、必有事最難形容。當在勿正勿忘勿助長中默想自得 洪覺山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

忘勿助。即戒慎恐懼二句別名。明道云。勿忘勿助之間。無纖毫人力。此語最精。 董云。正上文持字之義

徐云。看雞抱卵。眞得必有事焉等句之法。到時候便生小雞出來。時候未到。將卵打破。便壞了雞子。

朱子云。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却被下三句。撐住夾持得不轉活。不自在。然活轉自在。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 問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氣。似乎皆是等級。曰。他秖是集義。合當做的便做。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

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　陽明云、今人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曰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請問曰學問只是箇必有事焉。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却須勿忘、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平日工夫原無間斷、原不欲速、則不必更說勿忘勿助。此其工夫何等灑落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

如燒鍋煮飯未曾下米注水而乃專添柴放火畢竟煑出箇甚麼來吾恐火候未及調而鍋巳先破矣顧仲恭云必有事三字最重若只空空說箇勿正勿忘勿助又似在有事無事之間有事無事之間又成一鶻突病矣 又云忘不是全然不要集義他道忘了纔是集義助長亦然忘助正如佛氏所謂任病作病也 愚謂必字是承上文之詞言必也如是而後爲集義耳若有事焉上着一必字亦覺着手太重

何謂知言節

董云知言無他事卽集義中存耳只玩一句生於其

心則事心外無工夫矣徐巖泉云集義是誠知言是明誠則生明猶二視之也知是知箇甚麼非義而何義者詖淫邪遁之中正途也又云告子外義外其生於心者也孟子知言即知義知義即內義內義即集義集義即生氣即浩然原其下手一着持志二字足矣又云此而不知便是眛義此而外之便是外義告子杞栁湍水紛紛不一總是義外病根　朱子云誠是偏詖之詖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淫詞便廣濶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

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詞也孟子知言。只是知其偏處始。又云、蔽是一邊話。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遁是既離後走脚的話。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之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四句不作相承說。亦自好天下原有此四等言。蘇子由以上三句作三平看。末句總承又是一說。朱子語類云、問此處先政而後事。關楊墨先事而後政何也。曰彼由微而至著。此由大綱而至節目。大全云、詖詞四句。是節用以知其體漸推則漸深。

生於心四句是因源以知流愈分則愈細俞霈四子會解云知言養氣朱注似以知行作眼目余謂孟子工夫只是集義知言不作知解秖因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謂其不知言所由來我則知言之失不自失也詖淫邪遁皆由蔽陷離窮何得任其失而勿之求也斷不是能知人言與養氣作知行二目後丑以善言詞贊孟子豈謂其知人言贊之乎此論驟看極似精確但謂之知言正不當尚分人我行果無不得於心顯微內外一以貫之未有能知人言而於已言反有不知者但天下自有一種小歇腳之人內

反之心。亦無大愧。自家言語亦粗能知。一旦衆言淆亂。禍亂潛藏。便不能一一剖斷。如覩目前此可謂之知言乎。故必如孟子方可謂之知言。方可謂之集義。故知言斷當以知人言爲深妙。俞氏反淺矣。

宰我子貢至末節

疑問云、學不厭智也二句。非是由智仁。故學不厭。教不倦。亦非由教學成其爲智仁。卽學不厭見心體之昭明不蔽智也。卽教不倦見心之公溥無私仁也。一體猶言一肢。注未融。愚意則以聖道圓融無跡而三子者不免各就其所見而守之以爲宗如子夏之

誠篤子游之重本子張之廣大俱不至絕塵而奔無門戶可見故後儒遂謂聖門之一體耳若具體而微則已無一不肖所爭者神情渺忽之間矣須知亦是公孫丑見地一體亦不可說壞故曰敢問所安疑

問補云前言曾子聞大勇於夫子此言願學孔子正是語相照應處蓋孟子之不動心全是學問涵養得來是其一生大受用處　講錄云願學孔子中就孔子上致推尊意不可較夷尹優劣不然若是班乎之問說不去自生民以來二句不可以仕止久速貫推開去說已包宰我子貢有若之意在內矣　論同至

於事功心術無一不同却又問曰敢問其所以異問亦直悉精微孟子三引言亦直追崇之詞究竟所以異安在曰在智譬則巧一節　洪覺山云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詞使人大着眼目自思得之　史氏云既曰知足以知聖人又曰汙不至阿其所好詞氣之間揚而若抑抑而若揚皆極明其言之可信蓋世間知足以知聖人而未必其言之可信者故反復之以足上句未盡之意　王龍溪云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於傳聞

者其情疏而用意渺況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染濡精神所鎔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疏渺者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槪於中者矣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别議孟子歴敘聖統自堯舜至於孔子則曰聞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好古堯舜其祖述者也若論事功唐虞之際巍巍蕩蕩精一執中開萬世心學之源欲以區區删述掩之蓋淺之乎知言也　講録云拔乎其萃是形容出乎其類意思不是兩平話此是泛說聖人的盛處末二句又推進

說見孔子是異中之異。

王霸章

疑問云、後節發明前節、非是上論誠偽、下論所以感人者。朱子云、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講錄云、自古王者皆得人心悅誠服。獨以孔子譬者、孔子布衣耳、初無勢力驅人。尤見以德之意。七十子亦無些勉强、自然服他、且極流離困苦、亦不忍去。猶見得心悅誠服之甚。又云、思是心思、無一人的心思不服、正中心悅而誠服之謂。譬如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

話。

仁則榮章

疑問云、世王皆知喜榮惡辱。而不知其介在仁不仁。其仁不仁之分途。其機關只在及是時三字上及是時而治其國家。則凡事皆先人一着。雖大國亦我畏而不我侮。詩所云正周公教成王之及是時者。孔子咏而贊之。蓋深有味乎及是時之可以免侮也。若及時而般樂怠傲。如今之處閒暇者。則福轉而禍。榮轉而辱矣。故又結以自求而引詩書之言自者爲證。孟子提策當世人主。何等痛快精神。

尊賢章

講錄云、此五節泛言王者之政。末節方勉當世之君。

原旨云、五悅字與五願字相照。願字生於悅字來。王道以得人心爲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經子訂疑云、須要說得聖人不得已立市廛關津之心事明曉。蓋先王節用愛人。助法公田儘勾用了。其餘分毫不欲擾於民。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市廛夫里之法。可以盡廢。今不得已。些須取而摧抑之。只念念在百姓身上。何嘗攙入一分封殖自家意思。 市廛等在先王之世。不過常政。戰國行之。便是創觀。

市廛而不征二句言商賈盛則去本者多故廛以抑之。廛如今之門攤錢也若衰則貨不通故連門攤錢也不取。但司市者治之而已言廛而不征則法在內。言法而不廛則不征在內

廛無夫里之布當解曰廛無夫家之征廛無夫里之布蓋先王之世鄉村百姓農夫之外便作府史胥徒若無職事便是游手之民故令出夫家之征以困之使不敢游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有不毛者便是惰民故令出一里之布以困之若市廛之民為他逐末已是有門攤錢了如何又要他出夫家之征與夫里之布布幣名即今謂之錢。○二句因注不甚明又疏之。

不忍章

袁七澤云、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蓋人是天地

之生機既是一團生機如何忍得所以各各有不忍人之心不因聖增不因凡減者也但凡民觸物方現隨即昏昧如石火電光倏然便滅先生有不忍人之心便用得來治天下若運掌耳人聞說治天下如運掌便謂光王有許多奇特豈知却甚平常只從人人皆有的一副不忍人之心作出耳如何見得此心人人皆有即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可知矣謂之曰乍見隨感隨應那有毫髮許別意攙入正所謂第一念也蓋此個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轉入第二念禪家謂之現量若第二念是比量非現量矣禪家又謂之

想元若第二念便是想不是想元矣此是九轉靈丹一點則瓦礫皆黃金堯舜得此一點將滿世界化爲雍熙風動故曰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夫不忍於不惻隱則當羞惡時決不忍於不羞惡以至當辭讓是非時決不忍於不辭讓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必非人類而後可也且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麽這不是別的就是人所驚駭以爲決不可能之仁義禮智的端緒也可見盡天下人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不然怎解如是惻隱如是羞惡如是辭讓是非人奈何甘自菲薄而謂已不先王若也且如人必有是四體

然後成人。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不信自巳有四體者。誰人以有四體爲奇特事者。奈何不信巳有四端。奈何以有四端爲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賊身賊君惡名激他。若不信四端皆有。便是這般人了。可不懼哉。夫四端旣是決有的。宜乎通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隱。及見鄉鄰失所。又全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病在不能知耳。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然之火。必至燎原。始達之泉。必至盈壑。又當知知卽是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卽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是

擴充此時便可以保四海與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此功而並烈若還不知而充之莫說保天下便自巳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下劣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爲也要知帝堯克明峻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巳保在一念中時雍風動特粗迹耳孔孟雖微賤無一毫功業在春秋戰國不知巳保合四海於一念中了桓文源頭不明就能九合海內亦止是以力服非心服豈得爲保

疑問云心一不忍而巳何以曰惻隱後曰羞惡辭讓是非蓋心非死物有觸即流而總之爲惻隱惻隱者言心之知痛知癢也才知痛癢迺

可恥便有羞惡出來遇可却便有辭讓出來遇可辨便有是非出來自忍不住皆此不忍人之心　袁云、仁義禮智其實只是一心無多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問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尾縫烟則知有火見囊中尖則知有錐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見處見得耳故曰端　宛陵切琢云擴充不是推類盡餘之意只是端倪上常保

任不息便是充四端只是一個天機但觸處不同因異其名耳如上蔡程子點他玩物喪志他就面赤汗流程子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合云是羞惡之心却道惻隱之心者總是此天機也曰擴充處如何曰一知字要有下落此心常不昧常流行則火然泉達自不可已愛牛一念王道可成知耻一念聖賢可造充非有加也暢達彌滿云耳　刪正云擴充只是時時此乍見之心時時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如火之始然不必外面尋些火來靠助他只莫撲滅之而已水之始達不必外面尋些水來增益他只要不壅塞之而

已。只因註中一個推字。全費安排。便不是本來真心矣。管云、孟子點人本來面目。全在性善兩言。而其驗性之必善。全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又云、孟子點牽牛入井二端。亦借此指出良心真切處。令人識取。如不識取。亦便混過。即暫識取而不充之。旋即埋滅。何火然泉達之有。如謝上蔡得伊川玩物喪志一針。即面赤發汗浹背。楊慈湖得象山剖扇訟一撥。即省此心無所不通。方是真從羞惡是非二端上發露本體。且能擴而充之者。其詞尚多。載從先維俗議中。

矢人章

此章爲當時諸侯而發始終勉以强仁之事　矢人豈其爲不仁者哉止因貪爲矢之利而不暇自顧其心世主亦豈欲爭城盈城爭野盈野者哉止因誤入於富强縱橫之術不得不興兵結怨耳孰知仁則役人不仁則人役其幾決之始乎始之不愼而爲人役矣欲刷其耻亦無別着只是爲仁而已但爲仁之效緩而難見恐世主習於功利不肯徙業故又說發而不中不勝怨已一段總是勉其到底强仁耳　曰正已而後發便是應天順人之師曰發而不中不怨勝

已者便有不貢修德不享修文之意　疑問云尊爵只說寵綏至重而不可棄安宅只說居處極安而不可離非得之最先統之最大之說一說尊爵二句不對安宅與美里二字相應尊爵是安宅的源頭

子路章

疑問云由由禹說到舜形容其盡善之分量耳善之源頭原無爾我聖人合得善之源頭故亦無爾我善與人同根大舜有大焉句讀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為一

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爲也安知其取且其舍也即是取其從也即是爲初非二事註無繫吝無勉强甚好不必分有善未善耕稼條正見聖人之心一於善而無窮達之殊取之與之皆是自然如此講須渾融無迹乃見聖人之善之大蓋善之分量極覆載民物而無不有而與人爲善此覆載民物而悉還其所自有者是盡善之分量而毫無歉焉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卓吾云無我相故能舍已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强之也善與人同故也善旣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旣同此善何有一人

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即此取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爲善之心也使舜先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舜亦必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漁之人旣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　又云有意舍巳卽是有巳有意從人卽是有人故眞舍巳者不見有巳不見有巳則無巳可舍故曰舍巳眞從人者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人可從無人可從故曰從人　李衷一云舍巳

二句只是發明一個同字須說到無蹤地位方與子路大禹有別耳　疑問云始說舍巳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是善與人同從說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亦是善與人同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

淮海近語云大舜有大焉不做在巳的善亦不做在人的善只是大家公共的善更無分別障礙渾然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忘巳忘物者此也成巳成物者此也　袁了凡云子路聞過即喜豈不能舍巳從人禹聞善言即拜取人亦豈不樂然人未告時作何商量善未聞時作何功用舜則不然自耕稼陶漁以至

爲帝無非取諸人者一生只是取人益未嘗一毫自用即人不告而中常虛善不聞而心常受其視待告而喜待聞而拜者大有徑庭故曰大舜有大焉　夏云舜一生不曾自用所以爲大於子路與禹子路與禹庸有用自己善的時節　章句三個與字做一樣看纔得正旨註云與猶勸也不但上下文自相矛盾而語意亦隘看來與人同三字分明禹與子路地位所未到

夷惠章

疑問云此章說伯夷以非其君不事起語說柳下惠

以不羞汙君起語條末一束以就字一束以去字是旨歸在論去就非論清和也斷夷惠本文字面曰隘曰不恭端的是隘是不恭非其流之弊之說孟子論夷惠凡數見各有所謂此只論去就而斷其不可由然則君子何由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而巳矣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未甞終三年淹也是其準則與漢儒論出處曰不夷不惠君子居身之珍也體認却勝宋儒

叙伯夷則一節緊一節便可想得一隘字叙下惠則一節寬一節便可想得一不恭字二子之病全在二不屑若將中之聖則天下皆吾一體何

恐不屑　講錄云君子不由這君子是時中之君子孔子是巳不由是不由其清和而非不由其隘與不恭也隘與不恭不在清和之外　朱子云既清必有隘處既和必有不恭處二子直是如此非是說末流也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偏處　此章大旨非論夷惠也所以發願學之意也

天時章

講錄云末條極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推人和之本在於得道蓋章首說要人和處巳含得有道意人豈有

無道而能犯者觀故曰二字可知矣故曰是承接之詞不是推原之詞　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漢注云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朝王章

疑問補云故將大有爲之君二句極提得醒透齊宣足用爲善宜以大有爲之君自待以所不召之臣待孟子乃托疾以召見豈禮也孟子以是婉詞而使知聞焉後章云王庶幾改諸又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雖至去齊之日猶惓惓以大有

爲望之也可通前後章看會孟子所以不應召之意
　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是大有爲之君正理亦是
孟子隱情化工齊宜處　李東一云達尊是無所抗
壓之尊爵至朝廷是爵之無二上者齒至鄉黨之極
高年是齒之無二上者都是更無所抗壓的輔世勿
就用世看長民勿就治民看如此便是得位行道須
靠朝廷之爵方做得去便有朝廷可抗壓他尊便未
足稱達輔世是主持世道的如所云參天地之化關
盛衰之運是也長民是表率民心的如所云立百代
之人極開一世之聾瞶是也這等人乾坤賴以不毀

生民賴以不滅。不是爲臣子能做得的事。分明是賓師的事。下文不可召之臣。正是這個人。故曰莫如總語云。當其爲君則弗敵也。當其爲師則弗敵也。輔世長民之論。直是把師道與君道並看。同是一尊。同是兩大。無分毫孫避。所至後車千乘。與侯王分庭抗禮。作賓王一般。此是孟子極快意占地步處。千古以來。以匹夫爲天下師。獨孔子以匹夫爲侯王師。獨孟子。孟子直把此事。當孔子杏壇師席一般看。故動輒願學孔子。　故將字必字不如是字。皆反覆明其必然意。　管登之云。古者天子不召師。孟子遊事齊宣。盍

以師道自處而亦不敢過執故將朝王而因王之以托疾召見反辭之以疾而以出弔東郭示無疾其迹近亢然其心實有大不得已者在日後受祿不受祿之幾決於此矣蓋就見則真以不召之臣待之後雖位以客卿實師也召見則猶以半賓半臣之間待之後雖假名賓師終臣也君子慎於始進不得不如此耳然於齊宣未使人之先却欲先朝王者何也不敢以古之帝師自處也何以不敢曰古之以道師帝王者多從民間相與如赤松廣成務光之屬其徒雖受天命爲天子而其師猶堅不事王侯之節天子欲有

間焉。安得而不就之。德既下衰。師臣亦降一等。如武王之師太公、成王之師周公。先學後臣。雖不與卒伴序齒於北面之班。然坐西面以論道。而易師生之禮矣。孟子道雖足以師諸侯。而敢故以帝師之體自居乎哉。然觀孔子之歷聘諸侯。截贄以求見者。則進一籌矣。戰國德固衰於春私而不召師之氣似復振何也。曰此非匹夫之師道尊。乃萬乘之僞節耶。也、七雄之中、以折節下士致萬乘者四。其餘亦畏游說之口慕下士之風而效尤之。智者觀其萌、便知秦後尊君卑臣有君無師之漸。從此起矣。而孟子正當其世。欲

存古者師臣之餼羊不得不自處於半師半臣之間以振洙泗一脈夫處臣道者必以事君盡禮爲恭而類飛龍之統處師道者或以重道忘勢示節而冒亢龍之嫌此非孔子之不幸乃孟子之不幸也

兼金章

嘗疑齊宣百鎰之餽非尋常交際也或者覘其有去志而以羈縻之如後章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歟如是而受之則墮其計中矣假令果出於誠心則身爲客卿受其百鎰亦是交以道接以禮視宋薛一過都而受其五十七十者似更有名孟子亦何必峻却

之唯其意未欲明言故曰未有處耳然曰不可以貨取則已隱然言下矣　答問云皆是也須歸重辭齊一邊未有處舊並說他人未有詞上曰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詞便落小人之計此不可不知　原肯云貨取取字如以網取魚所取屬被人貨賂籠絡之意

訂測云孟子之游戰國雖不以游說之士重其將國君之待孟子則因說齊而轉市之矣蓋說齊有欲孟子無欲也即辭兼金一鎰可知然宋薛特過都耳猶

有七十五十之餽轉重矣。視孔子絕糧陳蔡景況何如哉。然諸侯而至於畏士則坑士嫚士者。必相繼而至矣。

平陸章

原旨云、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文勢接得甚緊。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已含着寡人之罪也一句。至此則寡人之罪也。又含距心不得爲意。若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誠哉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此法了而不了。眞有雋永意味在。　此亦逼迫人良心。使不得不動處。所謂性善宗旨也。但其人能動而不能知以擴充之。

故卒至於不足以事父母耳。或曰何不遂令知之。日心可使動。不可使知。知如冷煖。須人自會。故孟子於人不動者。則挑之使動。如見牛王之臣及此章之類不一而足是也。其偶自動者。則誘之使之常動。如好勇好貨好色之類是也。柰何能動而不能使之常動。則孟子亦無如此庸君下士何也。

蚳鼃章

疑問云、孟子謂蚳鼃君官守職之事也。去就聽命於官。其自處行道濟時之事也。出處聽命於道。所以不同。

出弔章

孟子客卿也其受出弔之命不可知或是委曲行道之一節乃其處王驩全是孔子待陽貨家法　講錄云諸事總有司治之亦不嫌商量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托詞也　張南軒云齊王勞孟子出弔特借以爲重凡百弔禮事不敢相煩故使王驩爲輔行夫既或治之言凡事皆驩已治之矣予何言哉

葬魯章

當時墨氏道與世風趨薄喪禮多不循其制故見孟子治木共駭其美故孟子舉其心之不如已者示之

然後盡於人心句最重先王之不禁人厚盡人心也吾之用其厚盡巳心也曰恔曰悅盡心之謂也不至於恔且悅則是以天下儉其親而非盡心矣　陳氏云不得爲而僭爲與可爲而不爲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爲悅則不得爲者决不忍誣其親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得爲者决不忍儉其親無非天理

疑問云嘗參滕定公墨者夷之二章看　管云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充虞猶疑何恠乎臧倉之毀使孟子果受三卿之祿而舉是喪充虞必無木若以美之疑臧倉亦無訪端可執矣孟子論至情於無使

土侵膚論至理於不以天下儉其親孰得而議之而揆諸孔子之泫然出涕於防墓亦有纖塵之隔蓋孟子負豪氣矜大節而略於細行者也○孔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也不可以泣防一桀遂謂其矜大節而略細行也觀孟子曰不以天下儉其親亦可想見聖賢用財眼界與夫銖視萬鍾而硜硜守一夫之藩籬者異矣

沈同章

疑問云要識聖賢之心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與齊

又云沈同是私承王命而問觀以其二字可見

燕人畔

講錄云如日月之食是於過則改之上又說個不自諱與下豈徒順之二句正相對俱是進一層話

致爲臣章

孟子之久留於齊爲行道也道不合而去齊王果欲留之當盡改前日之非而盡尊德樂道之誠孟子未必不止也就見之言詞氣緩懈即中國矜式亦全是顧恤自家體面賢者豈爲是區區之祿羈縻不去恃祿位以籠絡天下士自是戰國時君之陋習故孟子不把義之精處與他說只粗粗說個不欲富使知其

忍不屑此其所以不留之之故却不說出　管云王無必留之意曰不識可繼此而得見乎蓋聽其去也又言王言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却言辭十萬而受萬似乎不爲弟子辭而爲已辭曰養弟子是齊宣之隱語辭萬鍾是孟子之直辭也

宿晝章

賢人之去留其權不操於賢者此人不於齊王處調停却只來留孟子縱因你留成何事體　觀子思二段語氣及子爲長者處等語則爲王留行者必君側之親臣平日能關說於王前者也七篇孟子自作何

以獨隱其名。豈有所諱乎。復有謂其不當坐者益堪捧腹矣。

有人乎子思之側。遠其尊賢之心也。有人乎繆公之側。堅其尊賢之志也。二段俱重君上。朱子云、非謂二子之心偏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汙行而事便嬖者何異乎。

初問云、孟子以子思自比。乃曰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是責其平日也。非只指留行一事而言也。孟子此時已留不住矣。若說有王命便可留。則前日將子之言非王命乎。子思見留於繆公亦不是臨去時事。

有人乎子思之側。有人乎繆公之側。非待

子思隆而待泄柳申詳僻也子思師道也泄柳申詳臣道也事體自是不同孟子在齊以賓師自處故下獨舉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師道臣道本漢疏　按子思先以士處於魯後卒爲繆公臣此云安子思則其未爲臣所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時事也假令此時不能安於魯日後安得其輔政孟子言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雖無此意然孟子果得行道於齊亦必退就子思之局何以知之曰學而後臣之便是主意

尹士章

尹士譏孟子在濡滯一節上二項不過件說故孟子亦只辨濡滯一節孟子一腔心事全在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數句所以留連顧盼有許多捨不得處　用是用孟子之王道則改是改功利之習若說有甚失禮處而欲其改此便看得小了　管云尹士見孟子平日氣岸之軒昂意其見而不受則去去必窮日之力而不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之君子必以生民之休戚爲重輕不在一身之氣節上也尹士亦君子路上人故聞言即以小人自屈其加人數等矣此後世之讀七篇者

但知尊孟子一人而於尹士充虞等賢皆若置之不足齒者眞隨人妍媸之見也

充虞章

疑問云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姑就充虞所聞見時言之耳五百年二句俱下必有字見自古明良遇合有一定之期以開治平於天下今數已過時已可而不得一王者以開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夫字極有感慨如欲平治天下則當今之名世爲誰吾何爲不豫哉唯其不然所以不免於不豫耳此轉足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意以明巳之所以不豫非憂世樂天之說。憂世樂天非二事。聖賢無日不樂天無日不憂世。

居休章

一見思去。又何出晝之遲遲。此學者所當深疑也。余竊其意。孟子明知齊王之不足有爲而時勢之强無過於齊者。且王在他國諸君中猶名能下士。觀其言曰。王猶足用以爲善。意可見矣。學者當知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未絕亦不肯丟手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矣

的家法

四書說叢卷十二終